



# 狼图腾

WOLF  
TOTEM

出品方 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CHINA FILM CO., LTD./北京紫禁城影业有限责任公司 BEIJING FORBIDDEN CITY FILM CO., LTD./荷贝拉艺公司 (法) REPÉRAGE

导演 让·雅克·阿诺 JEAN-JACQUES ANNAUD/作曲 詹姆斯·霍纳 JAMES HORNER

主演 冯绍峰 FENG SHAO FENG/窦骁 SHAWN DOU/昂和妮玛 ANKHNYAM R. BORJIGIN/巴森扎布 BASEN/尹铸胜 YIN ZHUSHENG



# 目录

## Content

- [Chapter 1](#)
- [Chapter 2](#)
- [Chapter 3](#)
- [Chapter 4](#)
- [Chapter 5](#)
- [Chapter 6](#)
- [Chapter 7](#)
- [Chapter 8](#)
- [Chapter 9](#)
- [Chapter 10](#)
- [Chapter 11](#)
- [Chapter 12](#)
- [Chapter 13](#)
- [Chapter 14](#)
- [Chapter 15](#)
- [Chapter 16](#)

## Chapter\_1

### 《狼图腾》

作者：姜戎

声明：本书由奇书网(www.Qisuu.com)自网络收集整理制作,仅供交流学习使用,版权归原作者和出版社所有,如果喜欢,请支持订阅购买正版.

### 《狼图腾》 第一章(1)

“犬戎族”自称祖先为二白犬，当是以犬为图腾。

——范文澜《中国通史简编·第一编》

周穆王伐猷戎，得四白狼、四白鹿以归。

——《汉书·匈奴传》

当陈阵在雪窝里用单筒望远镜镜头，套住了一头大狼的时候，他看到了蒙古草原狼钢锥一样的目光。陈阵全身的汗毛又像豪猪的毫刺一般竖了起来，几乎将衬衫撑离了皮肉。毕利格老人就在他的身边，陈阵这次已没有灵魂出窍的感觉，但是，身上的冷汗还是顺着竖起的汗毛孔渗了出来。虽然陈阵来到草原已经两年，可他还是惧怕蒙古草原上的巨狼和狼群。在这远离营盘的深山，面对这么大的一群狼，他嘴里呼出的霜气都颤抖起来。陈阵和毕利格老人，这会儿手上没有枪，没有长刀，没有套马杆，甚至连一副马镫这样的铁家伙也没有。他们只有两根马棒，万一狼群嗅出他们的人气，那他俩可能就要提前天葬了。

陈阵又哆哆嗦嗦地吐出半口气，才侧头去看老人。毕利格正用另一只单筒望远镜观察着狼群的包围圈。老人压低声音说：就你这点胆子咋成？跟羊一样。你们汉人就是从骨子里怕狼，要不汉人怎么一到草原就净打败仗。老人见陈阵不吱声，便侧头小声喝道：这会儿可别吓慌了神，弄出点动静来，那可不是闹着玩的。陈阵点了一下头，用手抓了一把雪，雪在他的掌心被捏成了一坨冰。

侧对面的山坡上，大群的黄羊仍在警惕地抢草吃，但似乎还没有发现狼群的阴谋。狼群包围线的一端已越来越靠近俩人的雪窝，陈阵一动也不敢动，他感到自己几乎冻成了一具冰雕.....

这是陈阵在草原上第二次遇到大狼群。此刻，第一次与狼群遭遇的惊悸又颤遍他的全身。他相信任何一个汉人经历过那种遭遇，他的胆囊也不可能完好无损。

两年陈阵从北京到达这个边境牧场插队的时候，正是十一月下旬，额仑草原早已是一片白雪皑皑。知青的蒙古包还未发下来，陈阵被安排住在毕利格老人家里，分配当了羊倌。一个多月后的一天，他随老人去80多里外的场部领取学习文件，顺便采购了一些日用品。临回家时，老人作为牧场革委会委员，突然被留下开会，可是场部指示那些文件必须立即送往大队，不得延误。陈阵只好一人骑马回队。临走时，老人将自己那匹又快又认家的大青马，换给了陈阵，并再三叮嘱他，千万别抄近道，一定要顺大车道走，一路上隔上二三十里就有蒙古包，不会有事的。

陈阵一骑上大青马，他的胯下立即感到了上等蒙古马的强劲马力，就有了快马急行的冲动。刚登上一道山梁，遥望大队驻地的查干窝拉山头，他一下子就把老人的叮嘱扔在脑后，率性地放弃了绕行二十多里地走大车道的那条路线，改而径直抄近路插向大队。

天越来越冷，大约走了一半路程，太阳被冻得瑟瑟颤抖，缩到地平线下面去了。雪面的寒气升上半空，皮袍的皮板也已冻硬。陈阵晃动胳膊、皮袍肘部和腰部，就会发出嚓嚓的磨擦声。大青马全身已披上了一层白白的汗霜，马踏厚厚积雪，马步渐渐迟缓。丘陵起伏，一个接着一个，四周是望不到一缕炊烟的蛮荒之地。大青马仍在小跑着，并不显出疲态。它跑起来不颠不晃，尽量让人骑着舒服。陈阵也就松开马嚼子，让它自己掌握体力、速度和方向。陈阵忽然一阵颤栗，心里有些莫名的紧张——他怕大青马迷路，怕变天，怕暴风雪，怕冻死在冰雪荒原上，但就是忘记了害怕狼。

快到一个山谷口，一路上大青马活跃乱动、四处侦听的耳朵突然停住了，并且直直地朝向谷口的后方，开始抬头喷气，步伐错乱。陈阵这还是第一次在雪原上单骑走远道，根本没意识到前面的危险。大青马急急地张大鼻孔，瞪大眼睛，自作主张地改变方向，想绕道而走。但陈阵还是不解马意，他收紧嚼口，拨正马头继续朝前小跑。马步越来越乱，变成了半走半跑半颠，而蹄下却蹬踏有力，随时就可狂奔。陈阵知道在冬季必须爱惜马力，死死地勒住嚼子，不让马奔起来。

大青马见一连串提醒警告不起作用，便回头猛咬陈阵的毡靴。陈阵突然从大青马恐怖的眼球里看到了隐约的危险。但为时已晚，大青马哆嗦着走进了阴森山谷喇叭形的开口处。

当陈阵猛地转头向山谷望去时，他几乎吓得栽下马背。距他不到40米的雪坡上，在晚霞的天光下，竟然出现了一大群金毛灿灿、杀气腾腾的蒙古狼。全部正面或侧头瞪着他，一片锥子般的目光飏飏飞来，几乎把他射成了刺猬。离他最近的正好是几头巨狼，大如花豹，足足比他在北京动物园里见的狼粗一倍、高半倍、长半个身子。此时，十几条蹲坐在雪地上的大狼呼地一下全部站立起来，长尾统统平翘，像一把把即将出鞘的军刀，一副弓在弦上、居高临下、准备扑杀的架势。狼群中一头被大狼们簇拥着的白狼王，它的脖子、前胸和腹部大片的灰白毛，发出白金般的光亮，耀眼夺目，射散出一股凶傲的虎狼之威。整个狼群不下三四十头。后来，陈阵跟毕利格详细讲起狼群当时的阵势，老人用食指刮了一下额上的冷汗说，狼群八成正在开会，山那边正好有一群马，狼王正给手下布置袭击马群的计划呢。幸亏这不是群饥狼，毛色发亮的狼就不是饿狼。

陈阵在那一瞬其实已经失去任何知觉。他记忆中的最后感觉是头顶迸出一缕轻微但极其恐怖的声音，像是口吹足色银元发出的那种细微颤动的铮铮声。这一定是他的魂魄被击出天灵盖的抨击声。陈阵觉得自己的生命曾有过几十秒钟的中断，那一刻他已经变成了一个灵魂出窍的躯壳，一具虚空的肉身遗体。很久以后陈阵回想那次与狼群的遭遇，内心万分感激毕利格阿爸和他的大青马。陈阵没有栽下马，是因为他骑的不是一般的马，那是一匹在狼阵中长大、身经百战的著名猎马。

事到临头，千钧一发之际，大青马突然异常镇静。它装着没有看见狼群，或是一副无意冲搅狼们聚会的样子，仍然踏着赶路过客的步伐缓缓前行。它挺着胆子，控着蹄子，既不挣扎摆动，也不夺路狂奔，而是极力稳稳地驮正鞍子上的临时主人，像一个头上顶着高耸的玻璃杯叠架盘的杂技高手，在陈阵身下灵敏地调整马步，小心翼翼地控制着陈阵脊椎中轴的垂直，不让他重心倾斜失去平衡，一头栽进狼阵。

可能正是大青马巨大的勇气和智慧，将陈阵出窍的灵魂追了回来。也可能是陈阵忽然领受到了腾格里(天)的精神抚爱，为他过早走

失上天的灵魂，揉进了信心与定力。当陈阵在寒空中游飞了几十秒的灵魂，再次收进他的躯壳时，他觉得自己已经侥幸复活，并且冷静得出奇。

陈阵强撑着身架，端坐马鞍，不由自主地学着大青马，调动并集中剩余的胆气，也装着没有看见狼群，只用眼角的余光紧张地感觉着近在侧旁的狼群。他知道蒙古草原狼的速度，这几十米距离的目标，对蒙古狼来说只消几秒钟便可一蹴而就。人马与侧面的狼群越来越近，陈阵深知自己绝对不能露出丝毫的怯懦，必须像唱空城计的诸葛孔明那样，摆出一副胸中自有雄兵百万，身后跟随铁骑万干的架势。只有这样才能镇住凶残多疑的草原杀手——蒙古草原狼。

他感到狼王正在伸长脖子向他身后的山坡望，群狼都把尖碗形的长耳，像雷达一样朝着狼王张望的方向。所有的杀手都在静候狼王下令。但是，这个无枪无杆的单人单马，竟敢如此大胆招摇地路过狼群，却令狼王和所有的大狼生疑。

晚霞渐渐消失。人马离狼群更近了。这几十步可以说是陈阵一生中最凶险、最漫长的路途之一。大青马又走了几步，陈阵突然感到有一条狼向他身后的雪坡跑去，他意识到那一定是狼王派出的探子，想查看他身后有无伏兵。陈阵觉得刚刚在体内焐热的灵魂又要出窍了。

大青马的步伐似乎也不那么镇定了。陈阵的双腿和马身都在发抖，并迅速发生可怕的共振，继而传染放大了人马共同的恐惧。大青马的耳朵背向身后，紧张关注着那条探子狼。一旦狼探明实情，人马可能正好走到离狼群的最近处。陈阵觉得自己正在穿越一张巨大的狼口，上面锋利的狼牙，下面也是锋利的狼牙，没准他正走到上下狼牙之间，狼口便咔嚓一声合拢了。大青马开始轻轻后蹲聚力，准备最后的拼死一搏。可是，负重的马一启动就得吃亏。

陈阵忽然像草原牧民那样在危急关头心中呼唤起腾格里：长生天，腾格里，请你伸出胳膊，帮我一把吧！他又轻轻呼叫毕利格阿爸。毕利格蒙语的意思是睿智，他希望老阿爸能把蒙古人的草原智慧，快快送抵他的大脑。静静的额仑草原，没有任何回声。他绝望地抬起头，想最后看一眼美丽冰蓝的腾格里。

突然，老阿爸的一句话从天而降，像疾雷一样地轰进他的鼓膜：狼最怕枪、套马杆和铁器。枪和套马杆，他没有。铁器他有没有呢？

他脚底一热，有！他脚下蹬着的就是一副硕大的钢镫。他的脚狂喜地颤抖起来。

毕利格阿爸把自己的大青马换给他，但马鞍未换。难怪当初老人给他挑了这么大的一副钢镫，似乎老人早就料到了有用得着它的这一天。但老人当初对他说，初学骑马，马镫不大就踩不稳。万一被马尥下来，也容易拖镫，被马踢伤踢死。这副马镫开口宽阔，踏底是圆形的，比普通的浅口方底铁镫，几乎大一倍重两倍。

狼群正在等待探子，人马已走到狼群的正面。陈阵迅速将双脚退出钢镫，又弯身将镫带拽上来，双手各抓住一只钢镫——生死存亡在此一举。陈阵憋足了劲，猛地转过身，朝密集的狼群大吼一声，然后将沉重的钢镫举到胸前，狠狠地对砸起来。

“当、当……”

钢镫击出钢锤敲砸钢轨的声响，清脆高频，震耳欲聋，在肃杀静寂的草原上，像刺耳刺胆的利剑刺向狼群。对于狼来说，这种非自然的钢铁声响，要比自然中的惊雷声更可怕，也比草原狼最畏惧的捕兽钢夹所发出的声音更具恐吓力。陈阵敲出第一声，就把整个狼群吓得集体一哆嗦。他再猛击几下，狼群在狼王的率领下，全体大回转，倒背耳朵，缩起脖子像一阵黄风一样，呼地向山里奔逃而去。连那条探狼也放弃任务，迅速折身归队。

陈阵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如此可怕庞大的蒙古狼群，居然被两只钢镫所击退。他顿时壮起胆来，一会儿狂击马镫，一会儿又用草原牧民的招唤手势，抡圆了胳膊，向身后的方向大喊大叫：豁勒登！豁勒登！（快！快！）这里的狼，多多的有啦。

可能，蒙古狼听得懂蒙古话，也看得懂蒙古猎人的手势猎语。狼群被它们所怀疑的蒙古猎人的猎圈阵吓得快速撤离。但狼群撤得井然有序，急奔中的狼群仍然保持着草原狼军团的古老建制和队形，猛狼冲锋，狼王靠前，巨狼断后，完全没有鸟兽散的混乱。陈阵看呆了。

狼群一眨眼的工夫就跑没影了，山谷里留下一大片雪雾雪砂。

天光已暗。陈阵还没有完全认好马镫，大青马就弹射了出去，朝它所认识的最近营盘冲刺狂奔。寒风灌进领口袖口，陈阵浑身的冷汗几乎结成了冰。

狼口余生的陈阵，从此也像草原民族那样崇敬起长生天腾格里来了。并且，他从此对蒙古草原狼有一种着了魔的恐惧、敬畏和痴迷。

蒙古狼，对他来说，决不是仅仅触及了他的灵魂、而是曾经击出了他灵魂的生物。在草原狼身上，竟然潜伏着、承载着一种如此巨大的吸引力？这种看不见、摸不着，虚无却又坚固的东西，可能就是人们心灵中的崇拜物或原始图腾。陈阵隐隐感到，自己可能已经闯入草原民族的精神领域。虽然他偶然才撞开了一点门缝，但是，他的目光和兴趣已经投了进去。

此后的两年里，陈阵再没有见过如此壮观的大狼群。他白天放羊，有时能远远地见到一两条狼，就是走远道几十里上百里，最多也只能见到三五条狼。但他经常见到被狼或狼群咬死的羊牛马，少则一两只，两三头，三四匹，多则尸横遍野。串门时，也能见到牧民猎人打死狼后剥下的狼皮筒子，高高地悬挂在长杆顶上，像狼旗一样飘扬。

毕利格老人依然一动不动地趴在雪窝里，眯眼紧盯着草坡上的黄羊和越来越近的狼群，对陈阵低声说：再忍一会，哦，学打猎，先要学会忍耐。

有毕利格老人在身边，陈阵心里踏实多了。他揉去眼睫毛上的霜花，冲着老人坦然眨了眨眼，端着望远镜望了望侧对面山坡上的黄羊和狼群包围线，见狼群还是没有任何动静……

自从有过那次大青马与狼群的短兵相接，他早已明白草原上的人，实际上时时刻刻都生活在狼群近距离的包围之中。白天放羊，走出蒙古包不远就能看到雪地上——行行狼的新鲜大爪印，山坡草甸上的狼爪印更多，还有灰白色的新鲜狼粪；在晚上，他几乎夜夜都能见到幽灵一样的狼影，尤其是在寒冬，羊群周围几十米外那些绿莹莹的狼眼睛，少时两对、五六对，多时十几对。最多的一次，他和毕利格的大儿媳嘎斯迈一起，用手电筒数到过二十五对狼眼。原始游牧如同游击行军，装备一律从简，冬季的羊圈只是用牛车、活动栅栏和大毡子搭成的半圆形挡风墙，只挡风不挡狼。羊圈南面巨大的缺口全靠狗群和下夜的女人来守卫。有时狼冲进羊圈，狼与狗厮杀，狼或狗的身体常常会重重地撞到蒙古包的哈那墙，把包里面贴墙而睡的人撞醒。陈阵就被狼撞醒过两次，如果没有哈那墙，狼就撞进他的怀里来了。处在原始游牧状态下的人们，有时与草原狼的距离还不到两层毡子远。只是陈阵至今尚未得到与狼亲自交手的机会。极擅夜战的蒙古草原狼，绝对比华北的平原游击队还要神出鬼没。在狼群出没频繁的夜

晚，陈阵总是强迫自己睡得惊醒一点，并请嘎斯迈在下夜值班的时候，如果遇到狼冲进羊群就喊他的名字，他一定出包帮她一起轰狼打狼。毕利格老人常常捻着山羊胡子微笑，他说他从来没见过对狼有这么大兴头的汉人。老人似乎对北京学生陈阵这种异乎寻常的兴趣很满意。

陈阵终于在来草原第一年隆冬的一个风雪深夜，在手电灯光下，近距离地见到了人狗与狼的恶战……

“陈陈（阵）！”“陈陈（阵）！”

那天深夜，陈阵突然被嘎斯迈急促的呼叫声和狗群的狂吼声惊醒，当他急冲冲穿上毡靴

和皮袍，拿着手电筒和马棒冲出包的时候，他的双腿又剧烈地颤抖起来。透过雪花乱飞的手电光亮，他竟然看到嘎斯迈正拽着一条大狼的长尾巴。这条狼从头到尾差不多有一个成年人的身长，而她居然想把狼从挤得密不透风的羊群里拔出来，狼拼命地想回头咬人，可是吓破胆的傻羊肥羊们既怕狼又怕风，拼命往挡风墙后面的密集羊群那里前扑后拥，把羊身体间的落雪挤成了臊气烘烘的蒸气，也把狼的前身挤得动弹不得。狼只能用爪扒地，向前猛蹿乱咬，与嘎斯迈拼命拔河，企图冲出羊群，回身反击。陈阵跌跌撞撞地跑过去，一时不知如何下手。嘎斯迈身后的两条大狗也被羊群所隔，干着急无法下口，只得一个劲狂吼猛叫，压制大狼的气焰。毕利格家的其他五六条威猛大狗和邻家的所有的狗，正在羊群的东边与狼群死掐。狗的叫声、吼声、哭嚎声惊天动地。陈阵想上前帮嘎斯迈，可两腿抖得就是迈不开步。他原先想亲手触摸一下活狼的热望，早被吓得结成了冰。嘎斯迈却以为陈阵真想来帮她，急得大叫：别来！别来！狼咬人。快赶开羊！狗来！

嘎斯迈身体向后倾斜狠命地拽狼尾，拽得满头大汗。她用双手掰狼的尾骨，疼得狼张着血盆大口倒吸寒气，恨不得立即回身把人撕碎吞下。狼看看前冲无望，突然向后猛退，调转半个身子，扑咬嘎斯迈。刺啦一声，半截皮袍下摆被狼牙撕下。嘎斯迈的蒙古细眼睛里，射出像母豹目光般的一股狠劲，拽着狼就是不松手，然后向后猛跳一步，重新把狼身拉直，并拼命拽狼，往狗这边拽。

陈阵急慌了眼，他一面高举手电筒对准嘎斯迈和狼，生怕她看不清狼，被狼咬到；一面抡起马棒朝身边的羊劈头盖脑地砸下去。羊群

欢迎访问：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 (<https://www.shgis.com>)

文档名称：《狼图腾》姜戎.pdf

请登录 <https://shgis.com/post/4319.html> 下载完整文档。

手机端请扫码查看：

